

闲品《断肠集》

朱淑真诗词传

孟斜阳◎著

她从小爱美，爱春光，爱一些美妙的小情调，
爱那白衣飘飘、饱读诗书的帅哥才子，爱幻想自己未来的爱情奇迹，甚至怀有敢于为爱情冒险的小色胆。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闲品《断肠词》

朱淑真诗词传

孟斜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品《断肠集》: 朱淑真诗词传 / 孟斜阳著.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2.3
(古诗词里的百媚千红)
ISBN 978-7-5484-0887-1

I. ①闲… II. ①孟… III. ①朱淑真-宋诗-诗歌欣赏 ②朱淑真-宋词-诗歌欣赏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1493 号

书 名: 闲品《断肠集》——朱淑真诗词传

作 者: 孟斜阳 著
特约编辑: 张 坤
责任编辑: 金 金 路 嵩
责任审校: 陈大霞
封面设计: 吕彦秋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编: 1500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2.5 字数: 14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0887-1
定 价: 22.8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引：绝代妖娆——一位宋代红颜的深情与挚爱 / 1

一、春天里，怀念那个穿淡红衫子的少女 / 10

二、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快乐的诗词文字游戏 / 21

三、初合双鬟学画眉——有一种心事只能告诉月亮 / 26

四、小院湘帘闲不卷——如果爱上了一个人，就是烦恼的开始 / 33

五、一轩潇洒正东偏——一场风花雪月的朦胧往事 / 40

六、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那一刻，天地间只有两个人 / 49

七、何如暮暮与朝朝，更改却、年年岁岁——一个人的七夕节 / 60

八、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一种惆怅，一段情殇 / 72

九、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我的心里下着雨 / 81

十、天易见，见伊难——当你孤单会想起谁 / 90

十一、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孤独是人生的一种痛 / 97

- 十二、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秋天里的寂寞情怀 / 107
- 十三、情知天上种，飘落深岩洞——八月桂花香里的寂寞往事 / 118
- 十四、谁剪飞花六出尖——冬天关于雪的记忆 / 124
- 十五、独自倚栏杆，夜深花正寒——红颜一生似梅花 / 130
- 十六、薄衾无奈五更寒，杜鹃叫落西楼月——好梦难圆，愁绪万千 / 142
- 十七、雪压庭春，香浮苑月——梨花影里的美丽哀愁 / 149
- 十八、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家乡与亲人是她心里的根 / 158
- 十九、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情花有毒 / 166
- 二十、读书论史，观世悯农——一个真实、多面的朱淑真 / 175
- 二十一、宁可抱香枝上老——荆棘鸟在啼血而歌 / 181
- 二十二、荼蘼花开的『末路之美』——醉饮千钟断肠花 / 186

引：绝代妖娆——一位宋代红颜的深情与挚爱

一、暗夜里的妖娆

孤独，是一朵在寂寞黑夜里盛开出来的花，暗夜里的妖娆。

宋朝是历代文人最向往的朝代之一，那里有江南绮丽的繁华与浮艳，有倚红偎翠，有柳岸断桥，风情无限。这个被诗词书画包围着的充满神秘婉约气息的朝代，想来就让人无限神往。

而在宋朝的晚风中，那个月下抚琴、花前吟诗的女子，便是幽栖居士朱淑真。

她的忧伤静静地幽栖在历史风烟里，与我们已有近千年之隔。而她留给我们的背影，模糊而又苍茫，宛如鸿雁飞过后留下的雪泥鸿爪。

小院深深，烟柳浓浓，她的双眉画得像远山一样浅淡而又悠长，纤纤指尖拨弹着箜篌古筝。孤独哀伤，如同秋后的霜叶，如那轮瘦瘦的秋月。

如果可以让我选择自己生活的朝代，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宋朝，在幽静婉约的江南定居。斜风中，小雨细细地下着，清晨寒风袭人；或轻烟缥缈，河滩上柳条疏朗，在阳光中摇曳。

我会去会一会那个时代最顶尖的美丽才女李清照、朱淑真，去

领略她们的风姿与文采。女性美的极致是收敛含蓄的。只有温文尔雅的女儿风姿，才能和那个时代的温婉柔和相称。

于是，在静夜的灯下，我认真地读着朱淑真的《断肠集》，朱淑真那丰美而纤弱的内心安放在那些诗词文字里，即使我们今天读来，也可以听到她的玲珑心在风里一片一片碎裂的声音。平日里的浮躁心情在她的诗词文字中慢慢地沉淀、安静下来。

人们传说中的那位宋代红颜才女朱淑真，她的心思、情感，她的个性和生活与李清照差别甚大。她没有李清照那样的高深学问和惊人胆识，也没有什么崇高的志向和博大的胸怀，但她有更清纯、更感性的审美意识，对生活、对爱情更具一种纯粹的女性眼光。她活得更真实、更纯粹，给人的感觉只是一户普通人家聪慧美丽的小女孩儿。

她从小爱美，爱春光，爱一些美妙的小情调，爱那白衣飘飘、饱读诗书的帅哥才子，爱幻想自己未来的爱情奇迹，甚至有点敢于为爱情冒险的小色胆。和李清照诗词的大气雍容、清高绝尘相比，朱淑真的诗词和普通人更加接近。她笔下的风花雪月都透出一种亲切温暖的人间气象，更像一个邻家女孩儿的呢喃自语和自弹自唱，有一些清新绮丽的奇思妙想。

说得更形象一点，朱淑真如果活在今天，就和一个名校毕业后在外企领着高薪的小白领差不多。她一定会把所有的工资都用来买名牌时装，爱喝星巴克的咖啡，读杜拉斯的小说或纳兰的词，看王家卫的电影，会到音乐厅去听听古典音乐，偶尔也追追星。闲时会很讲究地描描眉，化点妆，写一点蓝调忧伤的、品味不凡的文字。遇上让她来电的男孩子，也许会故作矜持地要点女生的小手腕儿，

想尽办法让他注意自己。当然，也许更会不顾一切地主动去追。呵呵，朱淑真在她所处的那个年代，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时尚前卫的“小资”、一个有点浪漫幻想的文学女青年，好比今天的安妮宝贝。

据学者考证，朱淑真的出生年代大约在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前后，卒在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左右，在世四十多年。相传为朱熹侄女。她生于仕宦家庭，其父曾在浙西做官，家境优裕。这可是“小资情调”的经济基础。据说她“幼颖慧”，博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尤工诗词，素有才女之称。其诗词多抒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笔调明快，文词清婉，情致缠绵，后期则忧愁郁闷，颇多幽怨之音，流于感伤，后世常与李清照相提并论。

前面说朱淑真“幼颖慧”，有诗《书窗即事》为证：

3

一阵催花雨，
高低飞落红。
榆钱空万叠，
买不住春风。

这首小诗中颇有些绮思奇想，应是十一二岁时的童稚天真之作。书窗之前，落红纷飘，春风和暖，小才女遐思联翩，诗意满怀。少女时代的朱淑真，情窦初开，是一个典型的“罗曼蒂克”型的人物，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情至上”者。在她朦胧的想象中，未来的郎君应该和自己志趣相投，花前月下吟诗作赋，过着有情调的恩爱的夫妻生活。她甚至在一首《秋日偶成》的诗中想象未来爱情生活的情景：

初合双鬟学画眉，
未知心事属他谁。
待将满抱中秋月，
分付萧郎万首诗。

追求美好的爱情，她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她当时家在杭州西湖之侧，曾与一位寄居她家准备赴京参试的书生相恋。那是她第一次遇上自己心仪的俊雅男子，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在她的眼中风度翩翩，飘逸如仙。和她少女时代的理想情人完全一致：

4

门前春水碧于天，
座上诗人逸似仙。
白璧一双无玷缺，
吹箫归去又无缘。

少女情怀总是诗：春水碧于天，少年逸似仙，结句“吹箫归去又无缘”，写尽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望着意中人却深叹无缘的遗憾。让人想起韦庄的一首《思帝乡》词：“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这样的憧憬，说她是追求格调也好，耽于浪漫也好，毕竟只是一个少女美好的梦想。

后来，朱淑真又写了一首《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真是温馨的月夜幽会。那个“人”是谁呢？是那个“逸似仙”的诗人吗？是那位赴试的书生吗？

她还曾作过一首《清平乐·夏日游湖》：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其中“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一句颇为大胆，道尽了朱淑真的性情与个性。只是她长大以后，没能嫁给自己意中的情人，而是由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没有一丝浪漫情调的俗人。在古代文献中，有的说她嫁给了一个农夫，有的说她嫁给了一个做生意的商人，有的说她嫁给了一个职务不高的小官吏。不过，她的丈夫究竟是什么职业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个人与朱淑真梦想中丈夫的形象完全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可以肯定的是，朱淑真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也许，在她的那位丈夫眼中，朱淑真和其他的女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其他女人出嫁后就忙着做女红，低眉顺眼地孝敬老人、侍候男人、传宗接代。而这个朱淑真呢，似乎不愿意安分地和他守着过一辈子。成天看书写字，长吁短叹，嘴里念念有词。想和她谈点什么呢，总是说不到一块儿，她说的很多话自己想听都听不懂，有时还爱使小性子。时间

长了，做丈夫的就不满意了，后来就纳妾专宠。朱淑真也许从此守起了活寡，于是就有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那些故事。

直到后来，朱淑真独自回到了娘家。再后来，她抑郁难释，投水而终。

二、一生情痴《断肠集》

6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朱淑真在千年之前就与这位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意悄然契合。朱淑真活着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理解她、爱护她、欣赏她的人，至亲如父母，对女儿的心思和志向也是完全不能理解。在她死后，父母痛心不已，认为都是那些诗词文字惹的祸，于是，他们按照佛教的方式，居然将女儿

毕生的心血和创造连同她的遗体全部一把火“荼毗”（焚烧）了。虽然如此，朱淑真的诗词并没有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命运。父母烧毁诗稿后，她那“百不存一”的诗词作品，却在当世其他文人一些笔记和文集中保存下来。到1182年（淳熙九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魏仲恭的人，将朱淑真的残存作品辑录出版，并为之作序。在《断肠集》的序文中，魏仲恭说：“比在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

这个生前没有知音的孤寂女子，一生的痴情语、伤心话，总算集结成一本《断肠集》，从而让这位真实地活在人间的红颜的诗词作品得以流传后世，让更多的后人传诵知晓。

朱淑真的《断肠集》诗词，表现的是发自女性内心的感受，描

写她敏感心思的无尽的寂寞生活。朱淑真在自己的作品里建构了一个幽、静、深、远的世界，具有女性诗词所独有的特色。朱淑真的闺中主题，绝大部分是个人生活的反映。她对自然时序非常敏感，每天阴晴晨昏细微的变化，都牵系着她的感情脉动，都在她的心灵世界里投下或浓或淡、或深或浅的影像。

如今，朱淑真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像早已模糊不清。由于历史资料极为有限，我们对她的了解远不如对李清照那样详细具体，甚至对于她的籍贯、家庭、父母和婚姻的情况都是雾里看花。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品读她的那些清丽婉转的文字中来还原她的音容笑貌和气质仪态，从而理解、把握那一颗充满爱的激情和幻想的红颜幽心，进而体味那种深入骨髓的断肠之痛。

其实，所谓“断肠”正是古今文人一种深深的忧伤情结。古往今来，断肠诗词多矣！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冷寂宫苑里，老迈的唐明皇对着如水月华，想念那飘荡在马嵬坡的香魂艳魄，垂泪到天明。

“弹着相思曲，弦肠一时断”，李季兰携琴登楼，迎风而奏，孤灯一盏，芳心如秋。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黄昏时，无依的天涯游子怅望夕阳西下，枉自断肠。

“闲愁最苦，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

“西风落尽梧桐叶，还剩得、绿阴如许。想玉人、和露折来，曾写断肠诗句。”

.....

断肠之痛，如同独自伫立于一场燎天大火焚烧过后的荒野之

上，四面扑来的是无言的凄凉与孤独，一种绝望与颓败的气息。

数百年后，在一本清代笔记《湖壖杂记》中，出现了朱淑真的神异传说。

三、关于幽栖居士朱淑真的神异传说

儿家原住古钱塘，
曾有诗篇号断肠。
犹传小字在词场。

漫把若兰方淑士，
须知清照易贞娘。
朱颜说与任君详。

这首《浣溪沙》词出自清代陆次云《湖壖杂记》。这本笔记体野史里详引了这样一段故事：

顺治辛卯，有云间客扶乩于片石居。一士以休咎问，乩书曰：“非余所知。”士问仙来何处，书曰：“儿家原住古钱塘，曾有诗篇号断肠。”士问仙为何氏，书曰：“犹传小字在词场。”士不知《断肠集》谁氏作也，见曰“儿家”，意其女郎也，曰：“仙得非苏小小乎？”书曰：“漫把若兰方淑士。”曰：“然则李易安乎？”书曰：“须知清照易贞娘，朱颜说与任君详。”士方悟为朱淑真，故随问随答，即成浣溪沙一阙。随又拜祝，再求珠玉。乩又书曰：“转眼已无桃李，又见荼蘼绽蕊。偶尔话三生，不觉日移阶晷。去矣去矣，叹惜春光似水。”乩遂不动。或疑客所为，知之者

谓客只知扶乩，非知文者。

大意是：

顺治辛卯（即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有一个“云间客”在片石居扶乩。“云间客”应是指经常云游四方的僧道。“扶乩”是一种占卜方法。扶即扶架，乩指卜以问疑，又称扶箕、扶鸾。两人合作以箕插笔，请来神灵在沙盘上划字，以卜吉凶。现在流行于一些学生中间的“笔仙”、“请笔仙”，其起源大概就是扶乩。

一位读书人前来向这位“云间客”卜问自己的吉凶，“云间客”经过一番占卜操作后，请到了一位神灵在乩书说：“这不是你这个凡夫俗子随便可以知道的！”

于是，这位读书人就问仙家从何处而来？乩书回答说：“我小时候原住古钱塘，曾有诗篇号《断肠》。”读书人又问仙家姓什么？于是乩书上又显示：“犹传小字在词场。”读书人不知道《断肠集》是哪位高人所写，听到“儿家”两个字，猜测这个扶乩请来的神灵是个女子。于是他问道：“难道是‘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的钱塘苏小小吗？”乩书回答说：“漫把若兰方淑士。”读书人又问：“是‘人比黄花瘦’的李易安吗？”乩书答道：“须知清照易贞娘，朱颜说与任君详。”读书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南宋才女朱淑真。难怪随问随答间，即吟成一阕《浣溪沙》。于是他随即又拜祝再求珠玉般珍贵的诗词篇章，乩书答道：“转眼已无桃李，又见荼蘼绽蕊。偶尔话三生，不觉日移阶晷。去矣去矣，叹惜春光似水。”说完后，那乩就不动了。

有的人怀疑是那个“云间客”故弄玄虚，有的说那个“云间客”根本就不识字，是个文盲，只知道扶乩。

这个传说反映了朱淑真诗词所具有的影响力。

一、春天里，怀念那个穿淡红衫子的少女

迟迟风日弄轻柔，花径暗香流。

清明过了，不堪回首，云锁朱楼。

午窗睡起莺声巧，何处唤春愁。

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

——《眼儿媚》

风和日丽，花香怡人。

一位穿着淡红衫子的女孩子行走在花间小径上，飘荡的春风轻弄着花枝柳条，花间一股暗香扑鼻而来，令人心醉。春天多么美好啊！转眼清明已过，落花飞絮，有云雾笼罩着朱楼绣户，眼中是一片不堪回首的阴霾。

午睡醒来，听到窗外莺声巧啭，不禁唤起了她的春愁。黄莺在何处啼叫呢？是在绿杨影里，还是在海棠亭畔，抑或是在红杏梢头呢？

《眼儿媚》，又名《秋波媚》，很明显是非常柔媚优美的一种词调。

这首《眼儿媚》是朱淑真《断肠词》里最阳光的一首词。文字温软和煦，薰人欲醉，风格清新亮丽，流露了朱淑真少女时代多愁善感的惜春情怀。

“迟迟风日弄轻柔，花径暗香流。”开篇即是一派风和日丽的景象：春日和暖，杨柳风轻，花香薰人欲醉，令人骨酥心软。“迟迟”，语出《诗经·邶风·七月》：“春日迟迟”，“迟迟”指日长而和暖。“弄轻柔”三字，状写暖风抚弄杨柳的柔枝嫩条。秦观《江城子》词中有云：“西城杨柳弄春柔。”王安石之子王雱有句云：“杨柳丝丝弄轻柔”。

接下来的“清明过了，不堪回首，云锁朱楼”，却又写出一片好景不长的怅惘。清明过了，即是暮春，柳条轻柔、花香袭人的迟迟春日已经结束，现在眼中见到的是一片云雾缭绕，沉沉阴霾笼罩着的女子居住的红楼绣阁。这也许令朱淑真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午窗睡起莺声巧，何处唤春愁。”在古典诗词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景，人们从梦中醒来时，常常会听到清脆的鸟叫声。温庭筠《菩萨蛮》就有句云：“灯在月胧明，觉来闻晓莺。”或者，人们的清宵好梦常常被鸟叫声打断。唐人金昌绪就有诗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朱淑真午睡醒来，听到的就是黄莺的婉转叫声。“巧”字写出莺叫声之清脆婉转。这莺叫声唤起的却是她的一腔春愁。那么，这黄莺儿躲在哪里呢？循声望去，在她寻找的视线中分别出现了三个景致：“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

那清脆婉转的莺声不时出没在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

头。这就令我们不禁想到，这可能是朱淑真在猜测，黄莺叫声到底是从这三个地方之中的哪一处传来的；也可能是那黄莺儿从这一处飞到了那一处，结果处处好像都传来了莺啼声。

而少女朱淑真的心底愁绪也像这黄莺儿叫声一样，明明感觉得到，却又说不清，道不明，不知愁从何来。这首小词以灵秀之笔创造出—一个美妙的春意境界，也活画了一颗正在萌动的春心。

事实上，这首词里的“春愁”是很不确定、很模糊的，它并不是因某一事某一物引起的。“清明过了，不堪回首，云锁朱楼”，这可能是引起春愁的原因。好景不长，春暮花落，云锁朱楼。一个“锁”字让我们感受到了少女朱淑真内心的某种被封闭感，某种淡淡的阴影。但这也许是当时所有养在深闺的女子共同的感受。特别是在春天将尽的时候，很容易引起她们对春日盛景的怀念与流连，引起她们对自己青春易逝、似水流年的联想和怅惘。

春愁，实际上是一种深闺女子的不自由感，是一种对即将流失的青春年华的忧愁，是一种没有满足的期待与梦想。

而对于未来，她们又充满了隐隐的期待和憧憬。当少女朱淑真从午睡梦中醒来时，清脆的黄莺鸟啼声就唤起了她这种春愁，也唤起了她的期待，唤起了她对这种期待与憧憬的寻找：“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这三个画面其实都是春天常见的景象，绿杨、海棠、红杏，都似乎与青春有关，甚至与爱情有关。黄莺儿的啼叫声让她的寻找指向了这些景象，也指引着她找寻内心的理想与激情。

所以，这首词其实是少女之眼对青春和人生的一次窥探和寻找，是她向自己人生中未来的春天抛去的第一个妩媚眼波。